

风物咏

小河流淌

王兆娟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数九寒天渐近尾声，凛冽的寒意似一层薄纱，悄然隐没于暖风之中。薄冰退却，河水重获自由，清凌凌地流着，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咚声。在这熟悉的旋律里，我记忆深处的那条小河，仿佛从沉睡中醒来，也开始汨汨地涌动。

我曾见过黄河的奔腾咆哮，领略过长江的雄浑激荡，品味过江南小桥流水的诗意雅趣，但它们都存在于我的生命之外。唯有这条小河，在我的记忆中，不疾不徐地蜿蜒流淌，穿越岁月的沟渠，一路向前，有时流进梦中，化作眼角的暖流……

这是一条窄窄弯弯的小河，小到在任何地图上都难觅它的踪迹。河水清浅，最多没至人的膝盖。最窄处，十几岁孩童便能跨过。然而，就是这般毫不起眼、似乎随时会隐没于岁月的小河，却在我的心头留下深深的印记，并成为伴我一生的美好回忆。

小河发源于山间泉眼，起初仅有一处泉眼汨汨涌水，顺着地势，蜿蜒前行。一路上又有或深或浅的细流相继汇入，横穿布满荆棘的垒石堆，越过高低错落的石板桥，历经波折，最终汇聚成一脉终年不息、淙淙流淌的涓涓水流。

记忆中，小河仿佛大地怀抱中一条纤细的丝带，逶迤飘向远方。它常年被两侧高低错落的石堆与土埂温柔夹裹，河岸像是披上一层毛茸茸的绿毯，及膝的车前草在风中沙沙低语，热热闹闹地生长着。河底的泥土为细碎的河砂所遮蔽，掩映着叫出名的、叫不出名的各色水

草。水底有浑身土灰的泥鳅和轻盈舒展的小虾穿梭其中。拨开葳蕤的杂草，掀开傍河的大石，螃蟹瞬间乱了阵脚，仓促出逃。如果眼力好的话，还会发现河蚌——色同卵石“伪装大师”。这片小小的水域，承载了我童年最纯粹的欢乐。

乡野的春天，总是从这条小河开始的，残冰渐融，流水盈盈，泉水轻抚岸石，似在昭告春天的来临。岸边的柳树，抽出鹅黄嫩芽，巧手者制成柳哨，吹响在明丽的阳春中，笛声悠扬悦耳，伴随着和煦的微风，映着天真的笑脸，成为河岸上一道盎然的春景。年长的耕者佝偻着腰，衔一袋烟，牵两头牛，于烟雾升腾中，谋划着新一年的光景。河水清冽甘甜，总能成为乡民田间解渴的首选，用瓶灌，用盆盛，或者干脆蹲在河边，双手捧喝。日落西山，倦鸟归巢，忙碌了一天，踏着余晖回家。村子里，炊烟袅袅，和着烟火气息飘来，弥漫在河畔，与河面上氤氲的水汽轻柔缠绕。

夏季，炎热在小河收敛了狰狞。河水清透，明亮见底，鹅卵石、野鸭、飞鸟，层次错落着的汀渚，汨汨而雍容的流水，令人目不暇接。脱去鞋袜，挽起裤腿，涉水而行，捡石子，打水漂，挖野菜，满载喜悦而归。午后，一群光溜溜的顽童相继“扑通、扑通”跳入水中，尽情嬉戏打闹，凫水取乐，好不快活。河面腾起晶莹的水花，欢声笑语在河面游荡，久久不息。河畔，年轻的白杨与骄阳进行着无声的博弈，几位老人坐在马扎上，悠然摇扇，目光牵系着水中嬉戏的孩童，眼神中充满宠溺与回忆。盛夏黄昏时，风起水面荡涟漪，

空旷寂寥的河床显得愈发迷离。

秋日，天高云淡，小河两岸金黄一片，河里的水也少了一些，游憩的鱼虾、螃蟹却已膘肥体壮。落日余晖下，河水被染成暖橙色，波光摇曳，树影婆娑，河与景安然相融。秋风萧瑟雁南飞，此时，洁白似雪的芦花开放，顺着悠悠河水，一路飘荡远去。无由地让人心生难以言说的寂寥之感，天地空旷，仿佛只剩下这蜿蜒的河流、纷飞的芦花，还有那愈发沉静的心境。恍惚间，好似一曲悠然的渔歌，穿越时空的屏障，轻轻传入耳畔。

冬天，河水变得冰凉刺骨，除了偶有几只麻雀来喝水，小河再没了热闹之景，它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与活力。凛冽中，冰层在它的表面一寸寸蔓延，直至将其完全包裹。但在厚厚的冰层之下，水流并未停歇，依旧暗暗涌动，它们绕过凸起的石，穿过狭窄的缝，于黑暗中摸索，奔涌向前。那岸边垂下的冰凌，就是小河与严寒抗争过的印记。岸边树木褪去繁华，唯有小河，看似沉寂，却暗藏生机。它在等待第一缕春风的轻抚，等待暖阳的慰藉。

冬往春来，时序流转。小河静静流淌，它清波中的一缕水草，它浪花中的一抹阳光，都会揪出我内心深处的记忆，弹出那些被流水带走的光阴。从热闹到沉静，正如这条河的四季变迁，该是一个从少年到中年的自然回归。有安静灵魂和笃定性格的河流，才能静泊在岁月的光阴里，不喧嚣，不外溢。它是自然的河，也是生命的河，更是我灵魂深处永不干涸的河。

故乡的柳树

紫苏筱筱

早春的温柔，是故乡的柳枝新萌出来的芽尖，是舒展的柳条轻触河面漾起的涟漪，是晨光中柳叶上朦胧缭绕的轻雾。村口那两排高大的柳树，用一树树初绽的嫩芽告诉我，春天来了。

早春二月，一场春雨过后，柳枝新萌的芽点，灵动又温婉，点缀在柔婀娜的枝条上，写满春的憧憬。是蓬勃，是新生，是大地孕育的神迹，用那一抹新绿，点亮山川河流，也点亮我们心中的春望。

柳，是春天的先知。一树春风千万枝，嫩如金色软于丝。柳树用它独有的柔软与坚韧，叩响了春天的门扉。它是坚强的，是极有灵性的。在其他树木尚未感知春天的时候，它已在料峭的春寒中，勇敢地萌发出第一粒春芽。

柳，是童年的欢乐。村口那棵老柳树，是我最难忘的回忆。它的树干早已被岁月掏空，留下一个黑黝黝的大树洞。儿时的我们，总爱钻进去，在微微潮湿的木香气息中捉迷藏，笑声惊飞了枝头的麻雀。那时的我们，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仿佛整个世界都属于我们。

春天，柳条抽芽，嫩得能掐出水来。我们折下几枝柳条，编成歪歪扭扭的柳叶儿帽子戴在头上，那感觉如同自己成了威风凛凛的将军。小伙伴们围着大柳树捉迷藏，还把柳条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拧一拧，树皮和枝条就会分离。用刀子轻轻削去边缘的一小节树皮，就得到一个小小的柳笛，也叫柳哨儿。一帮小孩子，一边做一边鼓着腮帮子不断试吹，看谁的声音更响亮。清脆的哨音传遍整个小山村，那是童年最动听的乐章。

柳，是乡愁的味道。母亲总会挑最嫩的柳芽，细细地切了，拌上猪肉馅，和自家做的甜面酱，包成一个个胖乎乎的柳芽儿大包子。锅盖一开，腾腾的热气中，柳芽的清香混着酱肉香，咬一口唇齿生香。那是春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

早春的柳芽，不仅是春天的象征，更是故乡人餐桌上的美味。每一口柳芽包子，都承载着母亲的爱与乡愁，让我在异乡的春天里，总能想起故乡的温暖。是乡味之思，也是舌尖上的乡愁。

柳，是依依的别情。从先秦时代，人

们就把离别的愁绪赋予了柳树。折一枝故乡柳相赠，是希望你在异乡客地，亦能如柳一般落地生根，随遇而安。深秋的渭城客棧，王维手中的酒樽，盛满欲说还休的难舍难分。晨雾中折一支春柳，化作无声的祝福。在安西的孤独客居生涯里，或许，正是王维这位赠柳的知己，让西出阳关的元二，无数次梦回咸阳，与他把酒论诗话别情。而那句“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也让我们见证了王维和元二之间的盛唐友情。凝神的此刻，故乡的柳树正对我耳语，嘱我要珍惜每一位折柳之人。我知，我定会珍惜的，毕竟，茫茫人海，能成为彼此的灯火，已是命运最慷慨的馈赠。

柳，是纯真的童年，是岁月的守候。我爱故乡的柳树，树洞藏梦，柳笛声声，那个大大的老树洞，早已深深刻进我记忆的年轮。当年围着柳树捉迷藏的孩子如今早已长大，那棵高大丰硕的老柳依然在村口守望，散发着淡淡的木香。那是我深深眷恋的，藏在时光褶皱里的小小念想。

诗歌港

雨夜烟台

吴春明

在海边
雨的姿态是倾斜的
那是海风的秘密
远处的灯塔旋转着
一遍遍
寻找答案

一把伞
被雨、风，还有黑夜的故事
拥着
飘进南洪街
雨也喜欢与烟火气缠绵
烤红薯、烤玉米、烤鱿鱼……
屋檐
流下彩色的水滴
或许，雨也饿了

公交车在路灯中变幻着颜色
17路车还是来了
车窗上的雨弯弯曲曲地淌着
那是一面不真实的镜子
她在里面
他在外面

折痕

邓兆文

童年的折痕AI生不出来
必须手工制作
像纸炮、飞机、风筝折叠
之后那样
如果没有它们
我们的童年摔不出疼
也飞不出那么多的欢乐
上学以后，折痕是老师
打的勾叉，是背篓压在
肩上的一道道勒印
中年，折痕开始爬上额头
奶奶说，那是岁月的嘉奖
越多活得越明白
退休之后，它从工作中
彻底消失
而从前生活里
积攒下来的那些
渐渐被山水，书画带来的
愉悦撵平

播种者

田兴建

播下种子
就是与土地签下了协议
真心换真心
听泥土撕裂的声音
看平凡的种子
孕育伟大的生命
发芽、开花、结果
看种子又变成了种子
一茬又一茬
一年又一年
把种子留给土地
最后，把自己也给了土地